

漢譯世
界名著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藤田豐八著
何健民譯

漢譯
世界名著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有史以前，我國東南海岸地方，其住民本非純粹之漢人，而爲 *Malaya-Polynesia* 系或雜其血統之混血人，是卽史上之所謂東夷南蠻也。禮記王制云：『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我國航海事業，卽由此等住民，啓其端倪。考我國與南海諸國之通商，爲時頗古，秦時之番禺（今之廣州）已成南海貿易之中心地，商賈雲集，各種異貨珍品，遠近會聚，復因諸蕃商，對華貨物，競相貿易，故冒涉重洋，咸駛來華，而與國人交易焉。後竟有詭稱貢使，以圖利者，其市易之利，可想見矣。當時華商之往賈者，亦甚多。至漢代，益臻頻繁，漢書地理志云：『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賸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此時似已至印度南端矣。宋時，且遠至非洲，因其利甚鉅，故『中國商賈者，多致富焉。』

三十年來，西方學者，頗多致力於中國學術，其鑽研之勤，物證之備，與夫條理之分明，系統之講究，誠有過於我國之老生宿儒者，然以中國文學之艱難，書籍之廣汎，即使研究數十年，亦有難免誤解與遺漏者。至國人著作，每蹈二弊：曰舊者爲矜慎起見，論斷往往不決，新者欲出人頭地，憑空表示創見。然藤田博士，則能錯綜爲體，詳略互見，又能融合貫通，聯爲一氣，且因精通漢文（有漢譯物理學上下篇二厚冊，又有島夷志略之校注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之箋釋，均用漢文寫成，行文雅達，）顯於讀者之前。博士最精於南海通商史之研究，所獲效果，頗爲學界所稱贊。茲將本書精粹之地方，略舉數點，爰誌於下：

一、關於蒲壽庚事蹟，藤田實啓其端，桑原隲藏博士，因著蒲壽庚考，而獲日本帝國學士院之獎金，然考其事蹟者，藤田實早，桑原二年，業已發表於東洋學報上，指摘蒲壽庚爲大食人，因左袒元，宋之江山，爲之顛覆，元人入主中原。

二、考五代時，君臨嶺南六十洲之南漢先祖劉謙氏，亦爲大食人，此與蒲壽庚考，堪稱雙璧。

三、考日本史上之所謂南蠻人，非高麗人，而爲中國史乘上之所謂毗舍耶人，即斐律濱之

四、考斐律濱史上之 Limahong 爲林鳳，及澳門史上之 Chang Si Lao 爲廣東饒平人張璉，換言之，卽張四老之音譯。關於前者，我國學界，曾論戰數年，迄近始獲定論。然藤田氏，業於十年前，既考出矣。Limahong之眞名考，實始創於日人田中萃一郎氏，譯爲李馬奔，而其歸結，亦爲日人，卽藤田是也，考爲林鳳。我國人士，如夏曾佑先生，亦譯爲李馬奔，不知所本，而胡紹南先生採之，繼有陳安仁先生譯爲林阿旺，李長傳先生譯爲李馬芳，而譯者於中國經濟第一卷第七期，亦譯爲李馬芳，此非本李氏之說，實依廈門語音譯者，固誤也。民國十九年，張星烺先生，於燕京學報第八期，考爲林鳳，實爲國人之初創。

最近東方雜誌民國二十三年四月春季特大號中，復有陳慎先生，考爲林阿鳳，兩先生之考訂，均中鵠的，自是之後，Limahong之爲林(阿)鳳，殆爲定論矣。至Chang Si Lao之爲張四老，我國人士，未聞考訂，然博士之考證，字字有根，句句有據，殆無誤也。譯者初

擬爲陳新老之音譯，因譚希思明大政纂要有『嘉靖四十五年，閩廣官兵擊海寇吳平於安南，大破之。平餘黨陳新老林道乾等復窺南澳』之句。又明世宗實錄卷五六二嘉靖四十五年條亦云：『時吳平旣敗，餘黨陳新老林道乾等復窺南澳……』且藤田又謂史乘未見張璉爲張四老之明文，微有疑義，故乃另闢新途，以圖解決。然嗣後見明穆宗實錄卷十四，中有如下之句：『隆慶元年十一月丁丑，廣東巡撫都御史李佑奏：「七月中，滴水村居民林肆等獲漂流海賊張老等數人，聞於碣石衛掌印指揮李守京，巡撫指揮沈彌。守京彌素貪，執之索賂。未幾，林道乾餘黨二百餘人乘夜入衛城，奪老等去，請置守京等于法。而海康寨把總王正中等督兵追剿殘寇，不能盡力，以致貽患，亦當併論。」得旨：正中等戴罪殺賊，守京等下巡按御史按問。』所言張老，殆指賊首張璉，足證藤田說之不誤。再者國人或曰張璉被捕，或曰逃往南洋，莫衷一是，然据上文所載，則知初雖被獲，但後汚吏索賂，未幾又被奪走。近聞馬六甲華僑葉華芬君，於三寶山西坡發現一古墓，碑上有『龍飛』年號，近人考爲廣州海賊張璉，流竄南洋，据地爲王，以龍飛爲

記年，三寶井山上用龍飛字號之基礎甚多。

五、研究南海古代事情，所據史料，普通均依據蠻書，酉陽雜俎，北戶錄，嶺表異錄，桂海虞衡志，文昌雜錄，東南紀聞，萍洲可談，以至大唐西域記與南海寄歸傳及大唐求法高僧傳等等，然據博士云，此等典籍，固可資參考，惟非主要史料耳。其他如太平御覽，唐會要，文獻通考，冊府元龜及新舊唐書等，亦不失爲重要史料，然最重要者，即嶺外代答與諸蕃志及宋會要等三書，三者之中，又首推宋會要，故著者於本書，頗引多用，且對其爲史料之價值，盛稱不已。所謂宋會要者，乃國朝會要，續國朝會要，及中興會要等之總稱也。關於宋會要之源流沿革，可參考清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二。

本書著者，不幸業已身故，此不獨爲日本學界可惜，且係我國之一大損失。

博士之盛名，雖早既留著於我學界，惟其著作，經國人介紹者不多，丁此博士遺著出版，譯者不顧學識譾陋，爲之介紹，以餉國人，以表博士之勞，此不獨不辜負博士，且有所貢獻我國學界，想博士在天之靈，有以滿足矣。惟譯者知識有限，是書之譯，但求不誤，苟有所裨益於江湖賢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士，則幸甚矣。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譯者識於首都

例言

一、本書譯自日本文學博士藤田豐八之遺著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全書共二十三篇，均爲研究古代我國與南海諸國交通之重要史料。

一、博士生前之著作甚多，專門著作，十有四部，論文達九十篇之多。大別可分爲三類：一爲關於中國哲學及文學，二爲關於中國時事，三爲關於中國與南海及西域之研究等。其事蹟最顯著者，厥爲第三類。

一、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分上下二卷，上卷卽南海篇，收論文二十三，下卷爲西域篇，論文十三篇，均爲博士之老友，亦卽爲有名之東洋史學家池內宏博士所編。

一、爲便讀者參照起見，卷末特附一南海地圖，採自 Hirth and Rockhill 二氏共著 Chau Ta-Kua（趙汝迺）之附圖。

一、譯時，遇有引用漢籍者，則與原文，重爲對照，如漢籍不易得手者，則作罷論，誠因時間與資力有限，且有未見刊行者，實無可如何也。

一、關於外國人名地名之漢譯，概以商務之外國人名地名表爲標準，表中所缺者，則依音譯。

一、是書之譯，參考中外書籍，不下四五十種，如中日二國文，搜羅殆盡，文中遇有難解或西洋人名地名，本擬均加註解，惟閱此書之人士，對此方面之知識，必甚豐富，無須畫蛇添足，故僅對此較重要及人地名中較不聞於國人者，略加註解而已。

一、是書承陳綏、蔣武、幹、張曉柳三先生，詳細校閱，並代爲修飾文字，裨益良多，費神至深，又蒙陳鴻飛、楊數餘二君，謄錄原稿，譯者於此，均表謝意。

目錄

譯者序·····	一
例言·····	一
狼牙脩國考·····	一
唐宋時代關於南海之中國史料·····	三五
室利佛逝三佛齊及舊港考·····	四二
玉爾氏註馬哥波羅旅行記補正二則·····	六一
附記泉州之阿刺伯人·····	六五
大小葛蘭考·····	六九
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記錄·····	八三

歐勢東漸初期在海外之日本人·····	一一八
南漢劉氏祖先考·····	一三七
關於伊本柯達比氏之 Kantu (Khantou)·····	一五一
宋元時代海港之杭州·····	一八〇
宋代之層檀國·····	二一六
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	二三九
南蠻考·····	三四二
琉球人南洋通商最古之記錄·····	三四八
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考·····	三五七
宋代輸入之日本貨·····	四二〇
象·····	四二九
古代華人關於棉花棉布之知識·····	四五〇

中國史乘所傳二三神話考·····	四九一
楊及髡髻毳毼考·····	五一〇
中國港灣小史·····	五二三
葉調斯調及私訶條考·····	五四一
佛徒印像考·····	五七九

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狼牙脩國考

一

狼牙脩之名，始見於梁書，云：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獲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千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博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脫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其縲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

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表文略）』

南史根據梁書，僅「去」上有「北」字，「吉貝」之「吉」作「古」，「干縵」之「縵」作「漫」，「女子則」下之「被」字缺，「兵衛甚設」之「設」作「嚴」，且缺表文。太平御覽引自南史，文獻通考亦根據南史，惟引文稍異。通典亦依據梁書，而稍略其文。「去」上有「北」字，「吉貝」之「吉」作「古」，此與南史同，「被布」之「被」作「披」，「覆胛」之「胛」作「髀」，且附註曰：「薄計（明刊本計作鄙）反。」太平寰宇記根據通典，文字略同。要之，苟通典及南史，「去」上有「北」字時，則梁書亦有「北」字，若「古貝」爲梵語 Karapasa 之對音，係指棉花者，則作「吉貝」亦無不可。然而諸書，概作「古」字，故「吉」者殆爲「古」字之譌。「干縵」南史作「干漫」，通典作「汗漫」，其音皆同，故若明瞭其爲譯音，則「干」與「汗」，「縵」與「漫」，固無異也。梁書扶南傳云：「橫幅今干縵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林邑傳云：「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南海寄歸傳卷二作「敢曼」，云：「南海中有十餘國及」

師子洲，並著二敢曼矣，既無腰帶，亦不裁縫，直是闊布兩尋，繞腰下抹。『據騰能特氏云：『橫幅闊布之繞腰者，錫蘭人今尙稱爲 *Comboy*。』（註一）又據克洛福德氏云：『爪哇婦女，以布繞胸，稱之曰 *Kāmban*。』（註二）高楠氏考「敢曼」爲梵語 *Kambala* 之對音。（註三）蓋 *Comboy* 及 *Kāmban* 乃 *Kambala* 之訛，而「干漫」、「汗漫」等，應爲其譯音。至「胛」與「髀」孰是孰非，則頗不易判斷。胛者，肩甲也；髀者，股也，腰也；雲霞布則爲古貝之一種，因其皎潔細薄，形似雲霞，故名。其地國王及貴臣之衣裳，亦稱之曰干漫，則胛固爲髀之譌，自不待言。因干漫原係纏於腰下之闊布，其謂爲國王及貴臣之衣裳，必爲朝霞布，而以金繩爲結帶，且杜佑氏曾如此解釋。然以前後文意觀之，似以胛爲當。清謝清高海錄宋卞（*Sung-ku*）條云：『男子只穿短袴，裸其上，有事則用寬幅布數尺，縫兩端，襲於右肩，名沙郎（*Sarong*）。』沙郎卽謂繞腰之闊布。海錄固有謬誤，然其所云：『有事則用寬幅布數尺，縫兩端，襲於右肩』者，似可爲梁書所傳之旁證。惟因事屬後世，且爲馬來人之風俗，故不足重視，但以前後文意察之，且因其有「加」字，以是作「胛」無可疑也。

二

該國於梁代，曾一次相通，隋書無其傳，惟赤土傳云：

『煬帝卽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鷄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月餘至其都。』

又述其歸路云：

『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

世人多以爲赤土係暹羅。此實由於不精查隋書所傳內容，而妄襲明人之謬見所致。予本欲另加考訂，但以無甚重要，故不贅述，茲僅探索常駿等之行程，俾略知狼牙須國之所在。